孤樹裒談

孤樹裒談卷之五　　　　　　　　　　戊集

英宗上之上　正統紀元

英宗九歲登極有詔凡事白于

張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內閣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具帖開報驗有不付閣議者即召司礼監責之內閣票旨始此　双溪雜記

英宗之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

張太皇太后栽裁為多○太后常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学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之人皆有奬励之辞及溥乃歎曰○先皇帝嘗称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仁宗監国于南時○太宗方寵漢庶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學
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仁宗即位始出溥数月遂為大
學士故○太后有是言因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
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匕至俯伏
太后顔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加
刃振頸○英宗跪為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国多矣我能所帝暨
諸公留振此後不得頁令干国事也
太后寝起詔○英宗賜英国公侍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徳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母坤
儀天下之力也○太后正統某年崩溥為鄉人泣而云此時
二楊已物故公亦老病不久得謝盖有傷於時事也十四年

土木之禍振实為之　余冬

○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学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居事從容喜怒不形於色精於吏事簡切不泛為戶曹属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尽職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帰縣田里以謝天譴璡独以為不可云非是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皆先帝簡任受付托者皆罷去誰与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过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

○正統丙辰廷試閣老将進讀卷問同事諸公曰孰能識周旋否其人物何如浙人有誤所者荅曰面白而偉蓋所指者温州周旋而所对者則淳安周瑄也已而冬蘭将入寇兵部郎中罗通守居庸復以給事中孫祥守紫荆廷議皆授僉都御史時○殿下方御極面命吏部誤云副都御史遂因之云

天順日録

○正統時有鴻臚寺少卿王某音詞清亮傳制贊拜超迈儻听而每當誦奏必至蹇吃失仪其項寡髮而美鬚有戲為詩嘲之曰傳制声兊敵宣章字有訛后边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或使外帰問京師新亭人誦此詩問為誰遽答此王少卿也

○正統間石璞為江西按察使王孟堅先生僉事清方端重文斈淵邃且仪观豊偉亦殊乖人而石才行猶人斈止亦輕率適又以失囚降副使士大夫莫不以不日台輔期先生而以乖人遇石有占命者曰石向去遠到殿玉尚未艾也王當止五品寿亦不久后皆如其言然則人生修短通塞皆本于命耶刑部員外郎吉水許振先生諸生也嘗与夏御史塤言如此　野記

○正統中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

城隍土地雨若再来还我土地成羣喚呼不知所起未幾有
監國即位之事繼有復辟之事說者謂雨帝者与弟城隍者
郕王再来还土地復辟也以謠為有徵也　野記

○正統甲子三殿新成
上御正衙受賀大陳礼樂百辟濟濟一時偉观甚盛而容臺賛
拜者目眩心怯誤多唱一拜竟之允及矣廷中惕息謂大失
瞻望譴疾必重札畢糾儀官奉劾　天顏哂曰今日是好日
子只恐少了拜既誤多了罷須之錫宴甚豊洽　野記

○正統中在朝每宴享廷中陳伯獸近陛之東西二獸東称麒
麟身似鹿灰色微有文頸特長殆将二丈望之如植竿其首
亦大槩如羊頗醜怪絕非所謂麐身鳳肩有許文彩也乃永
樂中外國所献也右者称騶虞亦与傳記所称不同又公以
已未登第時有貢麟礼闈以命賦又非此類又成化甲辰泗

州民家牛生麟黄毛中肉鱗隱起如半錢以為怪殺之弘治初蒙陰苗滋秀才家馬生駒馬首牛尾員蹄徧体花紋閃爍如電時或以為麟滋家亦謂之怪杖殺之　野記

○宣廟崩○太后初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无虚歳或者天使民之多艱而不欲其安楽也　天順日録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門殿鴟吻勅群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刘球上言十事一言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覔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為爪牙令以他事牽之陛前捽去殊不知所謂見刑但曰死之罪嘶頓不安命縊死誦経度之振死得權害人趨附廷臣太祖太宗遂支解其体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竟附順子数順切不知数以徽譴見謫始恨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祐

憸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効勤極尽諂媚之態遂宣言於衆曰吾輩公物相送振遂大喜以為敬己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物者為慢己必得禍衆聞知益俱礼進見之然以為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后百執事俱行在外方面俱見之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官能具礼者无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重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為拙以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天順日録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大臣猶持体分尚書某遇振未嘗少降詞色同坐時振欲據尊席尚書曰公職太監四品官吾二品也岸然凝坐振无如之何

○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国而性稍偏每議事輙不欲從中貴言既卒人謂中貴嗤之中貴乃

悼惜之不已蓋其心本公能服人故耳予曩在宣府中貴稻
王酒間輒追念侍郎刘公璉以爲好人雖得詢其故王毋有
事于之死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之耳
○近年論兩京堂上官出自甲科者以宣德五年爲最次則正
統七年五年至尚書者楊寧江淵薛希璉肖維禎尤未若七
年則今姚尚書白尚書一時聯官尤爲罕見耳
○胡忠安公嘗跋先公遺事卷予既求夏主事仲昭夏局使有
賢錄过請公爲書公用清和恭靖爲書畢戚然言曰
先帝賜物也當時同受賜者如蜀蹇公廬陵建安諸公猶記建
安同年因謂予曰子渥恩过矣何也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
之和兩人百世之師者吾輩得一可矣而子乃獨兼之耶此
語在正統十二年時余初授給事中今考之爲書於蹇曰忠
厚寬弘廬陵曰清方貞靜建安曰方直剛正夏忠靖曰含弘

貞靖少師則和敏詳達上

◉王抑庵先生还政帰太和日有嘆落花一首寂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春雪一首東風万樹發青條信宿都随雪色彫惟有前林松与栢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文衡之任亦难矣語言文字不足以変士習服士心誠亦漫浪為之耳正統某年會試王抑庵先生主考第二名張穆兵馬策其元起語云兵所以衛民也非兵无以安夫民之生馬所以資兵也非馬无以足夫兵之用兩句减去八字抑庵筆也自是峯子以造語簡嚴典重為尚先生前序嘗有寧王所許盖其云天之愛人君莫大乎以賢才遺之雖稍変大蘇語然亦自佳惜乎峯如不及論語分截倣策如以六馬作五馬之類不能无疵嘗观場屋文字无疵者絶少其亦迫于揭曉

而改訂不及欤　野記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督侯伯二十余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经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听講上命以三月三日往于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监始携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経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教授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与先生抗礼飲甚歡太師愛辞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後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事也　寓圃雜記

○劉忠愍公球為侍講奏宦官王振專權振命錦衣衛指揮馬順夜殺公于獄中二子鈇鉞號哭求屍止得一臂鈇鉞痛公之死終振之世不出帰葬後皆以進士為京官同擢官閩浙一番册夫人尚无恙两地奉迎供養極厚人争羡之此天之

報忠北　甯國雜記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粮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余石內三百二十万九千折銀八十一万四千余两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万九千余两两淮塩課銀歲不下数万千两各該稅粮折徵共一百三十万余两雲南閘办三万余两各鈔関船料四万余两馬草折徵二十三万余两塩課折徵二十余万两每年入数共三百四十三万两　震澤長語

○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与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万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営所費驗戶歛之貧乏不堪者甚為所迫於是鄧茂七聚衆為盗因势而起遂不可遏不两月間天下震動閩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揺如

○正統十三年閩賊鄧茂七乱巡按御史汪澄將延平聞賊勢

已熾即回會府刷卷御史張海至延平被圍海躬撫諭之賊
且降海以実
聞而澄忌之適
朝命御史丁瑄按賊事澄則附瑄妄　奏以抑海兵科給事中姚銑等以為澄畏避且忌嫉當言之掌科事唐世良不從未幾而兵部奏澄擅止浙軍有罪下獄又御史林廷奉巡視兩浙塩法俾治處州賊　奏賊平當代適処州奏賊復起當劾盛謂廷奉君子其巡視地遠安知賊起不在其出巡后邪巳之俄而其父山西叅政厚奏承委督餉代州不欲往厚素為
上諭所短因奏逮治之廷奉尋困亦以他事得罪又都御史張楷都督劉聚征閩寇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等征浙寇皆无善率皆當劾而楷聚尤甚有召不之　命下幾數日計其还必再余月也一日于后偶暇為草疏適書人又皆具既成視

門尚未闢遂封進少頃得 上指聚如所奏翌日早朝鼓將嚴忽聞指符將入見同僚相視驚愕因倉卒 易原既首尾而迮論之指由是罷位凡人禍福之來固其自取似亦有不偶然者此數適相類因併記之

○張翼字文翔太倉人性嫉惡至不容人小過御史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能平因建白數事指摘頗多竟為所傾謫閒平數年以宥遷予亦以其或懲于是矣夫一日未偶及後御史之不律者其事尤詳或從旁竊嘆之翼犹瞋目罵曰使得一鯢京水巳吞之矣蓋方言云翼善書學歐顏二大家得意処謂能逼其真嶺北察院公館及温泉等処題筆極多大者至如方斗終日揮洒不倦詣其各于題壁尤長于謂龍門諫院題名記尤超偉非流輩所可及

○馮昱御史濮州人云曹濮受河水之患極慘閒有猝地深數

丈見全骸兩兩卧土坑尚分明者盖水至頂刻間不能避也又云父老言水多自三年至如洪武三年永樂十三年正統十三年皆是也其亦異哉

○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觀師行慶遠生員迎候悉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忠毅公代觀則有間爲聞公盖懲英国殺黃參將故耳予所見時將有名莫如楊洪石亨洪自百戶至封侯威名聞嶺北未嘗專殺一人而亨尤甚也先犯上城亨與余尚能守在軍中取將頗多然將士失律无被譴罰者死併聞言

上命特云亨守而亦如故后聞尚召言輦轂之下自專誅戮孔宜忠毅公礪川之斧則甚是人多能道之云

○廣西守將韓觀都督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忠毅公繼之則光前絕后矣公深沈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且正文臣中

比肩亦不多見當別有紀載其馭士官一以威嚴秋期調征无敢違限三日有驚而成疾者有斃于杖下者不調兵官改使不敢歸復者其嚴如此后來柳安遠則反是一以恩結人心始劳以酒食荅表把飯也犹有善処未嘗有心于掊斂待之如一不以其把飯厚薄為輕重其鼎可称則御田州知府岑紹銀事初紹 奏劾子鏞正出當襲往其家挾其庶長子奏請襲安遠折之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鏞遂得襲紹德之懷銀一千兩為謝則卻之曰我豈為此而為之汝殺賊報國足矣是年鏞親率土民隨征俘馘甚衆盖有以感動之也都督陳旺始有心掊剋与柳大異然犹能文飾篐絡支吾慶日至武進伯朱瑛則掃地矣其略亦見盛 奏中边政之治忽係乎人灼灼可憑如此聊一及之

○山東叅政海寧孫子良与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游極厚相

為主事坐谷府累卒子良俱不敢往吊由是為東里楊公所薄子良累膺薦舉輒不果雖未必由楊公而士論固云然矣

○正統中都察院因陳智李庸事奏去御史五人三人出蘇州而成規敢言之士章珪亦无大过頗為公論所少楊仲舉先生爲爲王府長史以去国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于山分韵𡨴諸公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為言先生毅然曰彼固得罪於朝廷不得罪於鄉里交際之礼何可廢耶然蘇人輕薄之謗始于此矣又嘗見奴間言右都御史耿公初以石氏事補外継而及奴問門外遝者紛紛未巳奴問治裝謝絶親友非至親亦无敢入門者惟孫狀元夫日一至焉奴問以彼此无茁謝之則荅曰誰在朋友意此為狀元也欤

◎林為庶吉士命儒臣教習之長洲劉僉事先生宗公安王祭酒先生某亦嘗同事時山東二人尹旻同仁孫昰廷昭也

同仁之言曰兩先生言行皆可師法劉先生一日出送行同官之任南京詩一律命書之詩成慟哭不能語忠誠之發左右莫不感動其詩曰一樽傾罷雨蕭蕭客思離情總不消十載禁林同侍講五更清瑣共趨朝西風鴻鴈南歸急落日雲烟北望遥此際送君無限意疎疎楊柳玉河橋

○廬陵李禎字昌祺河南左布政使為人耿介廉潔自始仕至歸老始終一致人頗以不得柄用惜之嘗自贊公像曰貌雖醜而心嚴身雖進而意止忠孝禀乎父師學問存乎操履仁廟目為好人周藩許其得体不勞朋友贊詞自有帝王恩旨蓋亦有為之言也景太中韓都御史雍以告之故老進列先賢祠中禎獨以嘗作剪灯余話不得与禎為他詩文尚多有運甓等集行世其余話語誠謬而四旨王正妓人行亦大褻前人雖无作可耳

○吏部尚書魏驥浙江初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齋者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而又之三更將盡必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此亦不頻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显宦甚盛為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大宰馬尚斯文性好吟咏臞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為先生贄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加之

○廣西總師府一鄭牢者老隸也惟頗有敢言都督韓觀威嚴不可犯亦知牢觀每醉后殺人鄭牢度有不可殺者輙不殺為俟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觀尤德之觀卒李山忠毅公云繼其任公固廉正賢者下車首延問牢者德詢边事有以鄭牢言者公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記貪刻當面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鄭牢曰大人初到如一潔新白袍有一沾汙如

白袍黠愚終不可測也公言曰人云土夷饋送若不納之彼
心疑且忿柰何乎言居官黷貨則○朝廷有重决乃不畏
朝廷友畏蛮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無操終始不
渝固不由乎而乎亦可尚云
○奏事有常規亦是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戊辰狀元彭時謝
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上命惟錦衣衛尋而已与他凡
有劾皆即
命逮捕不同於此不惟可見
聖明倉卒應变而保全愛惜儒臣之心至矣状元退就鴻胪習
儀大鴻胪疾言厲色詰其誤事之由状元李止殊從容惟乜
謝過而已然亦可見其量也 天順日録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関然往乜有
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表謝

恩之旦以兆早隱几睡垂不寤竟不及上○啓時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駕留虜廷之変不亦失元首之讖乎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指与哥同音未幾英庙还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柯潛之讖乎弘治十八年狀元顧鼎臣予聞之心怵然竊謂臣与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嫌忌時司訓梁洪弘周聞予言踰月遺詔到弘周曰先生之言信矣豈非鼎成龍駕之讖乎因憶天順癸未會試監察御史焦顯時予丁内艱起復途間竊謂宋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无忌乎未幾春闈果被火市謡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合亦似有定數未可槩指附會之説也　瑣綴錄

○正統間南京祭酒四明陳敬宗以不見内侍之故一任十八年未嘗薦階泰和王公直為天官一日欲以司寇之任轉陞

從容問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將以司寇相轉何如陳起揖曰某托先生為知己豈有与天下英才終日講論道義而僕以桎梏之徒見屬何哉王公頗服卒寢之前輩風節岩岩有如此　客座新聞

○正統間　朝廷勑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軍都督府邊將既受勑具疏請于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主事鄭厚至衆皆詰其初移勑手本之誤欲歸罪之惟東楊先生徐曰鄭主事你何出身主事對曰曾中會試東楊曰然則亦明經進士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勑書既云右府即于右府帶俸何誤之有衆什然時謂得体蓋東楊才識敏捷多類此然微誤可也誤有大於此者可護短恥过遂非耶蓋又當審事体之輕重何如也　瑣綴錄

○正統間祭酒以贓罷西楊先生与李古廉先生對奕因嘆祭

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答云不可謂无人惟
朝廷所簡任耳時程南雲在側遽称李先生豈不宜于此任古
廉咈然曰胡説胡説明日有
旨古廉爲祭酒初古廉与陳敬宗在翰林袁柳庄嘗曳二人並
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將時陳公儀皃魁梧而古廉頗短小
聞者未之信后陳公以方廉薦下古廉以公恕得士声望著
然柳庄之術已有驗矣
◎正統中朝廷選翰林講讀以下官儀表俊偉者十人習制誥
於東閣蓋以俻内閣之選也十人者裴倫杜寧謝璉王玉江
淵陳文呂原李紹商輅劉俊至十四年有事乃罷后入閣者
江商陳呂四人耳
○正統中宗伯胡公濙一日早朝承
旨跪起帶鞓落地從容係之遂叩頭还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三

年彭可齋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至四鼓乃隱几不寤覺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下奉
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
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斯文不雅觀矣老成奉措自得大体於是可見　俱瑣綴錄

○正統間官帑賞綵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齎敕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公忱如辨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
敕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余米買皮照数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瑣綴錄

○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在南京才識通敏亦為襄城伯諸公所歎服一日得
旨欲生虎進京襄城密召殺虎手計擒取方略既定始以咨于

公公所對与其所預計略同以是尤敬服之少師彦陵楊公帰省过南京公適然病在告彦陵公就卧内候之公不及他惟以手作丈尺狀曰〇主上尚尔老相出于心安乎彦陵公改容謝焉后来而公作神道碑畧述其事蓋紀实也

〇獨石城堡今治開平衛初陽武侯薛禄 奏築城廷劄于此有僧慶西堂者號精地理術宜之奉
命相地嘗云城中水泉枯時當有变指東南角地以王侯可當此楊昌平時為百户已有名因治第在焉已已春泉果涸不流今則復汎濫矣昌平第潭々餘百間都御史下予相度撤其村以飾樓櫓営壘之當経兵火不存者其閏将軍祠潔麗可爱不忍毀之但城守已有祀不宜復出而偶得宋 今上所撰開平常忠武碑文因諗于衆曰公有功〇國家其收漠北嘗過此而是邪又其封望所在請易為開平王祠仍環書碑

文于壁既成始聞衎之能而益奇其術之神也或傳辺廣嘗
月昌平為楊王昌平為人雖多事先声要必嘗有是說　瑣綴
○正統間礼部缺侍郎吏部擬首先生東以進
朝廷易以錢習礼先生出補之搢紳皆往賀之錢先生曰吾今
任有司之职矣何足賀未幾陳喬曹前四李七皆遷授各部
侍郎仍舊供事翰林蓋一時館閣盛事也　瑣綴錄
○建庶人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或
曰武當山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
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既入從中道行
至堂下坐於地御史問你何人訟何事不對命与紙筆即書
云告狀人其姓
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
和尚事直偽不可知即真也吾与你无君臣分不得行此礼

雖然你老如此復欲出何為乎曰吾老矣死能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邪不過欲歸休父母側尔幸為我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

上命送京師至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庚人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為吳誠在死乎以白

上命誠往誠見庚人亦遲疑庚人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著挾一臠賜汝汝兩手皆有托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逕取食之汝寧忘之邪誠聞大慟反命言信也

上命迎入大內某佛寺養之久而殂云或曰庚人削髮乘馬自朝陽門出至河南居某寺寺僧亦不知之一日有盜劫寺俄而一文一武弁同來指闕其寺且將屠之僧徒惶擾庚人大書黃衣揭出曰聖旨令官軍散二官執而問之庚人道其實

乃聞于朝朝命其二官往迎取驛赴闕下置之禁中時正統
間事与前聞異辭或又云在沐黔公府後乃沐爲○奏还
也或又曰其出由地道
文皇兵薄京内以搶支門門内搶滿死隙爲靖難兵先鋒死者
甚衆兵始入遂克之建庶人数以
文皇靖難之謀問中山王仲子增壽對以保无他及兵至建召
徐詰責腰斬之横屍路傍
文皇入城問爲誰左右以告
文皇哭之即時追封武陽侯進定國召見其子年甫十五即賜
名命襲爵焉
○正統十四年南京太常卿馮必政以老疾令致仕當除先是
王檢討省謂盛言寺卿馮必政者妖婦焦奉真之姪輕兆矯
妄士論耻之至是又用將以羽流發身者任之李聰因會奏

以為太常清戎重任當用文學儒臣南京寺丞馮必政邪妄進身不由其道當黜以示懲創

上親擢舊官臣張文為南京太常卿吏部因○奏馮必政當從六科言削戒為民○詔從之焦泰真其事大類宋于尼云

○陳僖公敏治陝西王文少保為按察使金棐襄為副使兩人皆僖敏先後保薦入臺然皆互有嫌隙僖敏至則稍舒景太中金為十三道所劾及其隱惡蓋文實主之金聞以乃以表但事後之奏雖留中時事則可嘆矣僖敏屢為文所侮一不校金至部正位在臺閒上以僖敏斉將會聚每辭就次席士論亦以僖敏為寬而以金為近厚　野記

○太監阮安一名何留交阯人為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宮宇及治塞楊村驛諸皆大著勞績工曹諸屬一受成而

已詳見東里文集晚歲張秋河決久不治復承命行道卒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曾刻昔建紀成詩一時名人顯官无不有作將傳布間以王振一言而止於他後皆有碑獨靳此者要不可以不矜一善歸之則亦娼嫉之 水東日記

○兵部尚書鄺埜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声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即封还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戒居閑秋闈聘典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其父上大怒曰此子无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于人又以書罵之埜一念之孝為此至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后為府尹益勵其操声價愈高召為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縝密没于

士木士林惜之清議无所貶云

○予榜狀元曹鼐為人疏通爽俊初為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第西陽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秉政士林榮之自東楊接后議大事多決於鼐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而亦曲加礼敬沒于土木之难

○襄城伯李隆非資漸而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静最識大体富貴薄于王者　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礼尤恭以此上下官僚无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造宅務款留之不醉无歸士林嘉之仰慕非深三楊李士模重愛之正統中以浮人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声妓為自安計數年終于家后代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以上俱天順日錄

○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勞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

齡倦癃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国死而后已文敏不然楊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无以效力當薦幾个後生報

聖恩耳振喜令是名來翌日即同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然用之文貞或謏文敏ヒヒ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且內中出片紙指幾个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

○統幕濟園一戍卒常語其家曰曰乱軍叢中吾見一神人謂曰尔非此中人豆腐閘兒人也既而得脫也然莫曉所言何謂未幾屬犯土城官軍接戰此卒竟沒于豆腐閘陣中 野記

○霸州守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声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繼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于動衆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為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

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為有神助洎守覇見其民游食者悉毋里置一簿列其戶每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所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无游惰者不二年俱有恒產生理自滋盖亦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覲礼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戚內蝗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授其民雲營之領牧者謟於宦官王振搆之下獄竟謫边戍　天順日錄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边有机变用詭道累立边功堅壁將師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擣其巢或出其不意羞於刼營胡人畏之呼為楊王然自德以來胡氏与中國和好徃歲進馬貨賣遣來厚往來嘗大案入寇或有授边者不过發

斲之類或偽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边功大抵其用謫道取耳洎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死指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后衛之必无是敗及胡人得

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难略不為急所存可知矣后至京師適虜勢猖獗之際人心驚疑念以边之旧將遂進侯爵用之終不能挫賊鋒以疾卒然在边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為一時之巨擘焉 天順日錄

○户部尚書王仿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寬厚初為給事中恭对宏亮擢户部侍郎得大臣体公心忠恕有安民之心士林重之与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无疑光明正大雖政务叢集未嘗廢卷恒以不若人為恥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后卒土木之难盖有為实君子之風人咸惜之 天順日錄

○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寬敬一郡大治嘗時浙守稱為第一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有好事為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非之非此遂人亦未之知也后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多舉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名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已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　天順日錄

○正統壬戌冬○張太后既崩王振尤无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及土木之難言官論其擅權誤國或有謂振脂膚中為鎗所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居第沒入于官后為京衛武學天順改元振黨以聞從陵大怒云振見殺於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命于智化寺北想像祀之物賜祠額曰旌忠　水東日記

〇李侍讀在翰林直言進諫〇仁廟慫命力士打數十下不斃宣宗即位察其忠讜召之翰林拜學士自后不聞直言矣往正統時為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翕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甚厚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殯殮為文以祭之后王振怨其持儒礼構以罪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天順日録

〇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輕動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将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握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且与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奉兵以喚省電起東南兵十五万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惡人終不可得焚寨而还殺死者十数万且以為功驥封

靖遠伯以次陞者有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可來
東南搔擾筆乎疲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寇首亦不可得还
又有功陞秩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国一大縣縱得其地与人
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万万不可計陞秩之奉文
万万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结
致有今日人以驥為功之首不知為罪之魁也　天順日録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千余人進馬報作三千人權臣
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七月虜將也先等
大举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利边将有弃城走者権臣挾
天子出師百官上章懇留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虜势猖獗
始惧旋師至土木會兵將光閉志人馬飢困虜乘來襲前鋒
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
乘輿駕于虜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惧不寧今

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為
太上皇人心始安　太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余有自虜
脫回者方知无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信米可以使
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祿者於心何安此為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
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人黠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
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
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此行只是扈從聽
駕初无號令對敵因四方无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
彼尔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為
福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
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今一帶守边者俱做鉄

頂擨子上召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过的山嶺遍錐擨
来者死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献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
一个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装雞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
数文闊看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献策云廣
西四川等處射虎努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搽些毒藥一着皮
肉人馬即死亦從其計已取的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
能射者演習會将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献策
云如今放火槍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装藥便放馬来
衝踐若做大樣兩頭銃装鉄弾子数个搽上毒藥排于四層
候馬来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歩之外者皆然献計者
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来操練的軍馬又
精鋭可惜死用了虜人曰如何死用答曰若兩家講和了何
用虜人聞此言潜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

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関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余人所討物件十与二三也无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来使臣多至三千余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数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帯来的小厮到中國為奸為盗慎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処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官使臣王喜送与中國某人會喜不在着吳良收了進与○朝廷後某人怕

朝廷疑怪乃結雚臣因説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及某人送使臣知友說是吳良

詭計藏歹意欺官人殺害吴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

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鉄鍋出在廣東到京師

万余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与一次後次爭鬧而賣

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知得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

官人分付他来也先咲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〻人所為

他將一疋剪段兩疋送与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

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实如今事已往都

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為北方大將師

掌領軍馬却听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来殺虜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无罪人

民虜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胆高声叫苦

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看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

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人馬免得上天發怒降
次也先哭曰者者問
皇帝回去还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难再更換也先曰尭舜當初
如何来答曰尭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与尭舜一般
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将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未迭着
這　皇帝做然后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
大臣来迎既差来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来取　皇帝将何財物来答曰若
将財物来后人說官人爱錢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
義能順天道自古无這等好男子我鑑史書備细寫上着万
代人称賛也先哭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与
上皇送行也先自弹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礼也先顧

羡曰好礼数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与使臣送

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顏与

上皇送行又明日与使臣送行次日　駕啓也先率衆頭目羅

拜而别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野狐嶺痛哭别去仍命大

頭目率五伯騎送至京師行未数里忽有五十余騎追来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而回獵射獲一獐来献

受而去　駕入関送的頭目辭別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伏　乘輿稍駐視見侯入大内然後

就館此事雖是也先龍聚使　朝廷恩恵一念之善不可遏

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発于言詞應对不労有以悚動观听

陰折兇悪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豫犹遲留以索利

于我四安得一旦慨然首肯死粲以回　乘輿于不可出之

境我前代若晉宋數帝所入者迎之不得祗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福建鄧茂七反按察副使郤某字宗書領兵殺賊失机監軍金尚書濂爲同年郤私謁求免死方入都統太監曹吉祥忽來急索郤斬之郤竄入後幕時周先生鼎在幕中視郤之貌曰公殺氣定矣飲之以茶匿於床下曹不獲而去金謂郤曰可少避三二日盖軍中之令凡違節制者遇見即殺稍緩則不問矣使郤見曹不能避其頭已斷矣人之死生亦有數也周先生爲言其詳記之以見軍中一時之制　寓圃雜記

○正統十四年朝廷有北虜之患東南諸郡調發頗多周文襄爲巡撫　奏以缺官署用凡門下之人皆得薦章有越人郤昕者詭譎多智先爲長洲縣丞憂制於家遂起爲崑山尹故縣有双尹三丞四簿之謡縣民王廷佩俟文襄至大書于迎

海廟壁曰崑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兩大夫巡撫相公開眼處思量心裡忸怩死文襄見之嘿无怒色郤亦不久而罷

寓圃雜記

○福建賊鄧茂七竊發凡三司官之親臨者皆得貸死惟前后巡按御史柴文昷汪澄二人俱被極刑盖因王振當權所惡者御史之官故尽殺之斯豈法之正乎　同上

○自　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閣老楊榮等慮　聖体易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処分陳　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
英宗既殂三臣継卒死人敢復
祖宗之舊者迄今遂為定制　同上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節而已一日
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　朝賀
太后聞公无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婦已退矣
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　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內製首
飾衣服而遣之且咲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日　命所
司如制封之不為例其　眷遇之隆如此閣此即南京大常
少卿道之母也導字簡叔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寶卿陞是官
菽園雜記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固嘗有之而傷害忠良
勢傾中外莫如太監王振然宣德年間
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
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
是雖　聖君賢相治效所在而內官之權振實攬之不能逞

濫肆及天下陰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楊文定公溥在内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送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獨不為礼公聞而異之後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其為縣才八月而已西文毅公榦自内閣擢官歸工侍耗公謙時為主事治不呂梁遇之独厚西后被

召復職每汲引之白恭敏公圭任浙江布政使過徐州洪家人与水手相毆主事袁規收其儀仗貌請而辭未我

召為工侍袁不自安而公未嘗形于辭色少保于公謙為兵書時集文莊在兵科屢劾之后遂偶于為誌深慨然成之李文達公之於文莊閣人歸其叙已則深銜之且抑之至其後文莊始得入為礼侍其不同如此　俱詩閣雜記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所过不受餽遺惟飲清惠果則受之以小故傷之旨　焜雜

○正統己巳夏，伯刺脫脫不花王及太師也先背逆
天道，侵臨邊境。聲息日至。時太監王振竊弄國柄，請
上親征。延北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群臣極諫不從。是年七月
十六日，上躬率六軍啓行，往征虜罪，直至大同。命平鄉伯
陳懷領軍與虜戰敗績，回至宣府。八月十三日，過鷄鳴山，遇
寇。成國公朱勇出戰不敗績。十五日至土木，也先人馬四圍
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踐。虜寇大肆殺戮，邀留
上駕。十六日邊報飛至，奔潰回京者皆傷殘裸体，京師恐怖。
太后命今上監國，立皇太子，詔告天下。九月初六日
今上即皇帝位，上太上皇帝尊號。景泰庚午六月二十六日
戊戌，阿剌為頭知院差叅政完者脫歡等五人賫番文赴京
請和。二十七日己亥，
上御文華殿，文武大臣懇請差人往虜中議和奉迎

太上皇帝未允即時　上命太監興安傳　旨要於大臣中務
選知富撝文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庚子礼部以三品以上
官具名封進點差時實任礼科都給事中
上命興安召實問其鄉貫傳旨曰恁累進章朝廷素知忠節
上欲遣使虜中如何實曰某雖才識不周適朝廷多事之秋安
敢辭諒亦不辱君命興安欣然入內復　命少頃欽奉
聖旨李實陞兵部右侍郎做正使羅綺陞右少卿做副使馬顯
陞指揮使做通事寫勅与他每去欽此本日進本討馬疋等
物本上　欽改礼部左侍郎三十日欽給馬疋帳房酒餔等
物七月初一日早辭　上御左順門召实等　面諭曰你每
去脫々不花王也先那里勤謹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
因势賞銀三十两并衣服一套綵段三表裏領賫達々可汗
太師也先阿剌知院勅書三道

道及各人銀三百两綵段二十四表裏本日同劈使參政完者[illegible]衛及侍郎人等五人共二十一人起行宿榆河驛

上命光禄寺酒飯初二日宿居庸関給價鈔办酒席管待使臣初三日宿懐来衛仍办酒席管待初四日雖懐来賦詩云曉出懐来望北行西風吹送馬蹄輕虜營迎復吾

皇駕会見生民享太平本日過長安嶺賦云盤旋曾上長安嶺徧查驅馳路轉賒遥憶　上皇经过日幾番回首望京華过雕窩堡一十里乏馬一疋宿荒初五日天暁忽有達賊二十一人各張弓执刀一人杖劍衝入帳边完者脱歡急与打話詢知可汗所差尚書阿魯木等先送使臣皮兒馬黒麻赴京奏事在彼等候阿魯木下馬作札送二十里而别賦云胡騎長驅入帳来張弓仗劍怒如雷譯知两国通和好長咲一声作札回同日过雲州夜值雨过赤城温泉口四十里宿荒被

盜去馬三四初六日過獨石衛遇也先人馬軏車運粮有感
賦云道經獨石停征騎世事皆非实可傷守將四貪營第宅
近臣徒力保邊疆人家已及將兵火倉廩猶存助敵粮回首
具封希　上旨用懲有罪表忠良相離城北五里宿荒處人
喜悅勸飲乳酪其夜被盜去馬六匹初七日過毡帽山二十
里賦云万里窮荒極遠遊風凉露冷正高秋山川野宿渾忘
險飲腹腥羶肖鮮愁駝馬道營轉饋餉犬羊夾道喜歌謳肩
首悔过重朝貢早泰森与復帝州初八日過興和衛東海邊
宿根兒硇了卿海初十日宿失剌失箭禿即也先邊寨營中送
下程羊二隻十一日至也先營中地名失八禿兒与也先并
伊婦開讀勅書畢也先曰
大明皇帝因何差你每答曰自太師祖父以來至今月朝貢
朝廷三十余年尔使臣進馬往往待以厚礼遇以重恩近因奸

臣王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邀留
太上皇帝駕搶掠人民殺害軍馬今阿知院上合天道下順人
心奏知可汗稟知太師特念前好同差參政完者脫歡賫文
赴京以求和好因此差我大臣賫送賞賜給与太師并可汗
阿剌知院以全終始依旧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友
馬清馬雲小人上是非所以動兵小事做成大事我實心送
大明皇帝到京你每不差大臣出城迎接我着張関保姚謙去
奏又將他殺了因此上又搶了良鄉涿州一帶人馬實曰太
師既是送 駕 駕軍馬不由関入漫山而來四遠搶掠不過假
名送 駕耳 朝廷不能无疑況又分兵各門厮殺姚謙張
関保既為使臣却使達達百余人各張弓矢遇敵亂殺實不
知二人為使臣也先曰説的是又曰又差盈不花六人赴京
奏事何故又不放回因此上又搶了大同寧夏一帶人馬實

答曰太師軍馬南侵父被害者子為報仇兄被擄者弟為報仇人皆樂為從軍今南朝沿边関口軍馬多者十余万少者六七万極少者亦有三五万各奮勇欲报君父之仇且軍士獲一首即得陞赏太師虽差使臣若无南使同行或被兀良哈達子或被守边軍殺戮以邀陞賞又曰後又差李貴我着送到大同城里因何亦不放回实答曰近时夜不收报説哨到大同東边离城八里見有杀死身尸四五十人拾得荷包一个内有文書一紙称是太師差来奏事人衆不知未審虚的想被守边軍士殺了并不見一人將到 朝廷如叅政完者脱歡等到京奏事重加賞賜礼待筵宴又差我每同来两国講和必資使臣以通其情豈肯殺害自絶其路也先然之又曰我差喜寧奏事何以杀了实曰喜寧自幼及長累受
朝廷恩寵加厚於人托爲心腹令賫執金帛迎取

上皇却引領太師人馬搶掠京師復寇寧夏　朝廷已將喜寧明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為將来不忠之戒也先喜而言曰是我亦知道又曰

大明皇帝与我是仇人自領軍馬与我厮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里歹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提住我留到今日麼明日引你去見実答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先曰你每来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来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先把酒曰路上辛勤可飲数盃飲畢出令平章尚書人等送壯馬一匹宰之為下程十二日差頭目人等賞達ヒ可汗并阿剌知院勑書賞賜分頭前去

同日差平章人等引実三十里見

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馬显共進紵絲四疋粳米魚肉様炒烧

酒器皿等物哭泣下行礼畢唯見校尉袁彬軍余刘浦兒僧
人夏縑三人侍左右
上所居者皮帳布幃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為移營之
具 上曰比先我来非為遊獵私己之事乃為天下生灵躬
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在此实因陳友王振馬清馬雲
所陷也先实有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関搶殺
人馬圍京城喜不肯送回後至小黄河也先欲送回又被喜
寧阻住在乾河又要送回喜寧阻住喜寧已凌遲了陳友不
要饒他 上問
聖母及 今上安否实奏曰安乃問舊臣一一道其姓名甚悲
上曰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来迎我回你每与我将得衣服
冠带靴帽来否实奏曰 陛下蒙塵羣臣及天下生民如失
考妣但虜中数次走回有言見 陛下者有言未見 陛下

者言語不一又四次差人来迎俱无回報难知有无因此特
差臣等来採虛实不曾有衣服帶来　上曰你每回去上覆
當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群臣差人来迎我回我情願看守
祖宗陵寢或為百姓也好若不来採我也先說令人馬擾邊十
年也不休我一身不足惜　祖宗社稷天下生灵為重实詢
知也先每五日送牛一隻羊一隻送
上以為所食殊无米菜实奏曰昔　陛下錦衣玉食观今服食
惡陋不堪有大米數升欲進　上曰飲食之類小節与我整
理大事实奏曰王振一宦官耳若何宠之太過終被傾危国
家以致今日蒙塵之禍　上曰王振先事之時人皆不說今
日有事都帰罪於我我亦知此人將壞大事不能去之今悔
莫及時伯顔帖木兒適来歷言其故亦如也先之詞
上賜酒飯畢　上令伯顔帖木兒營中宰羊与伊婦把酒勸飲復

回見　上復命次議大事実以　上昔任用非人嘗引咎自
責謙退避位之理忠言正道懇切應对
上嘉從之日暮深有不忍之情欲留宿館伴者促帰不果賦云
重整衣冠拜　上皇偶聞天語甚淒涼腥膻充腹非天性草
野為居異帝鄉始信奸臣移国柄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大
使通和好翠輦南旋省建章帰宿也先営中送下程羊二隻
十三日也先宰馬備酒相待令十余人弾琵琶吹笳兒按拍
歌勧酒曰你每来時心里可怕麼実答曰自古敵國以礼為
上欲要講和必命使臣以通兩国之情途中遇賊寇觧冒危
險尚死所怕今到太師営中便如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而
然之且曰有理的不怕死理的怕也先曰你每認的
上皇可想他麼曰為臣尽忠為子尽孝君父之恩豈可忘乎我
刎之恩　上皇即太師之恩可汗耳也先曰然既是恩想何

不取回実答曰朝廷四次差人賫金帛太師皆不發今太師
既是肯着我奉迎回朝廷自有厚礼給賞不輕也先曰
大明皇帝勑書内只說講和不曾来接 駕
大明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个朋人諸事
难用我還你每千載之后只圖个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
要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五人来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
去呵輕易了你每 皇帝了再三言之不可待酒畢送下程
羊三隻十四日与也先作辞備酒曰如今我差一人你每議
一人去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擺边人馬也不動一箇差
来接駕的来約至八月初五日実答曰差人奏請
皇帝聖旨我每豈敢約期也先曰初五日不来你每边上人吃
苦了再三不与定約若来遲呵着差去的两个達子同两个
漢人務要初五日先到回報正差使再遲三五日亦可若不

差人来軍馬擾边又說我每失信勉强与决各送馬四疋貂
鼠五十三个同实等赴京 奏事進貢本日往辞
上皇時伯顏在側 上再三叮嚀迎復之事惟恐来遲袖出書
三封令实賫回 上曰来時冠帽放在宣府便服随身帯来
路程遥遠勿辞辛勤當以天下国家蒼生為念賜酒飯畢令
伯顏帖木児仍同伊婦把酒曰大人回可着人早来畾成大
事我每也要回去了实曰 皇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
朝廷給賞慰劳送馬一匹復辞
上皇上皇曰你回去上覆 聖母太后上覆當今 皇帝也先
所欲者非要地土非要歳幣惟要蟒龍并織金綵段等物差
人早早賫来实領命泣下辞起程行二十里宿荒送下程羊
二隻十五日中途遇午送下程羊一隻宰之宿刺失箔禿児
送下程羊二隻常夜三更过瀆麻嶺山下宿荒十七日宿西

陽河口入関至万全左衛食午飯宿宣府見彼処軍民出郊
採打柴草收割黍粟撒遲木料人皆歡悅生意殊盛十八日
會總兵等官驗馬造冊差人奏報仍宿宣府十九日過土木
右丞把禿馬上指顙曰
上皇在此被拘南朝徒有人馬而多不能戰实冃中国人民身
如草芥土木失利出於不意不可以為常理有盛有衰有隆
有替把禿曰亦非我每勇力乃天之氣候又曰元世祖未得
帝時与敵国戰后遣使臣往敵国遺針一袋羊毛一袋世祖
怒謂彼処鋭兵多如此針彼処戰馬多如此毛遂与二子并
頭目往征之后諫不听後果滅敵国回至中途世祖病故載
尸回还后曰二子不听我諫敵国雖滅汝父不得復生二子
告天世祖即廼後成金即帝位二十余年人馬固多不足特
实答曰昔項羽號伯王善鬬軍馬英雄蓋世漢高祖寬仁大

度信任豪傑与項羽戰七十二陣高祖皆敗厥後高祖一號而禽之伯王遂滅有漢四百余年天下此无他伯王恭壽生灵天怒于上人怨于下无故興兵乘隙搶掠上天豈不厭之邪把禿咬指仰天吁曰大人言者大道理本日宿懷來時在京運粮二万石至軍士皆悦適　朝廷差都御史楊善侍郎趙荣同虜使平章皮兒馬黑麻同知哈番等下番議和实將虜中与也先應答之詞及一應事情并奉迎

上皇之意備細說了使彼无詭以全終始二十日少卿羅綺同尚書士堤罕鲁自大同俱至說大同人馬共六千七百時二千園朔州等処俱令回軍民俱出外採打柴草实別把禿等預先回京奏事过居庸関遇長隨陳瑺賞　勅書实等并將虜使騎坐馬匹留在懷來喂養先已將馬匹并各人懸帶弓矢俱留宣府就領　勅書賫回过榆河驛宿朝房二十一日

早復命

上御文華殿召实賜問曰也先有甚麼說話实悉陳前詞又問

太上皇帝如何說实拜首奏曰上覆　陛下備陳

太上皇前言皆无遺　上曰也先請和之意虛实如何实對曰

臣入番境彼処虜人夆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

之咸願和好蓋因彼処人馬相継病死又因离家年久論其

和意似有实情但也先万一变詐非臣可知望

陛下处置　上曰一路辛勤驚恐賜鈔三千貫羊二隻酒十瓶

命太監李三於文華殿前右廊下待酒飯二十二日少卿羅

綺同右丞把秃等到京進貢朝見二十三日把秃等奏討使

臣　上不許五府六部数上章　請遣使亦不許二十五日

实進奏其畧曰臣切謂先差臣等未嘗為迎

上皇專為講和今已事完其欲差人迎復定約日期出也先之

口臣特傳說虜情伏望 陛下如羣臣之請另差有能大臣
奉迎 上皇虽虜変詐不測亦可塞彼无詞倘不差人去則
直在彼而曲在我臣若不言恐日后復差人侴必曰臣实可
差臣自揣違期失約自不敢去若另行差人不可去臣固不
敢去人亦不可去則彼必猜疑ヒヒ則和議不成和議不成
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边鄙終不可寧臣頗知
虜情不惧斧鉞昧死為 陛下備陳乞早賜 乾斷天下幸
甚謹具以聞伏候 聖旨當日于奉天門奏奉
聖旨也先使臣明日回赶上楊善求取定奪欽此二十六日把
禿寺回二十八日早到虜營見也先楊善本日晚到時也先
打圍未回楊善等八月初二日方見也先初五日也先備酒
餞 上行初六日發程初八日过野狐嶺十一日到万全左
衛演武亭駐蹕十二日宣府南城東駐蹕十三日仍駐宣府

十四日至懷來　上發書二封　命中使陳塔賚十四日宣
虜豪嶺遣使回京詔文武言避位之事十五日　勑文武羣
臣免朝見之礼當日百官至西安定門迎
今上于東安門下輦拜迎　上皇亦下轎礼之百官隨至南城
殿中　上皇陞座百官行礼終始所見之礼声悲哀言之无
爽噫　上皇所以回鑾　社稷之所以奠安实无分寸之功
寓於其間特紀歲月云尔　出使錄
○景帝不豫文武羣臣不过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
以為少保王文于謙与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
激亨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　駕為功殺王文于謙
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忠国公軏封太平侯乃固寵招
權貿濫官爵黷貨无厭方復　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

所行人皆失望于時天象毒出屋変日暈数重数月不息乃
群陰固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預朝政掠美
市恩易置文武大臣边将以彰其威有不出于門下者使欸
中傷中外見其勢熖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驍
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边功大肆兇悪謀正大同邀人
奏保○朝廷覔其不実使人廉察果皆虚詐置彪于法人心皆
快已而衆連亨○朝廷初念其功累有之末几家人傳説怨
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于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
天道好还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如太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
少阻蓋幽明兇抑逆此伸氣蛍○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
衆悪头盈人神共怒助于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為可
惧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萑天下精兵死如
大同稍有变動内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宜欲撲滅力

不能及今办之甚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断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灵有以默相之也社稷綿遠端兆于此　天順日録

○英宗幽南城時有御史某奏景皇帝南城多樹事叵測遂尽伐之時盛夏　英宗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惧甚復辟后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御史滑言其父之悪有非人所為者縣中横被其害御史昷于朝人謂天道報施死所帰既御史坐辜誅其父已死怨家得掘墓而磔屍爲鳴乎自后观前天道果實匕邪

○于節庵公舊居小蘇州巷与予南北隣其自河南以大理少卿埜父回始相識一再往未后于忠妻金氏物故相見即有悼惜語且慰問児子輩遣張篠庵書未云金氏如是夫有是不幸宜得名公显卿語白之予亦重其意竊以為必求墓文

无論公者因借董仲舒謫于朝房盖時董又西隣也公讀行
狀既曰嘉禾易伐甘泉易竭奈何不数日為是年十一月八
日德勝門軍為馬蹄死于寺奔劾
詔原之是日午郎中王偉持墓表来还且云少保今日朝退坐
堂上曰科中業公近日次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事若稍遲
則備矣即命紙一揮而成監生淨本呈僅改一字此本是也
當時皆以高致称之又嘗聞汲僴尚寶言其從兄与抑庵尚
書王公同為庶吉士内附考文字楊先出而王之家僮問楊
先曰尔家官人作不出文也王後頗与相為嫌景泰中对簡
欲乞王公作相之妻楊節婦傳而以為嫌不得已請為公閒
唯〻次日即答葉対簡聞以知公不深自嫌此亦可見二公者
尚有前輩風致云　余冬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幽于南内禁将五六十年意欲寬

之一日謂李賢曰親〻之意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監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决即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媿服不能止乃遣中官
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　勑軍衛有司
供給柴米一應器用悉令完具听其婚娶自在出入給与閹
者二十人婢妾十数人遣太監牛玉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
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吴庶人已沒尚有庶祖母娶老
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
亦不識　上召賢謂可発肯意賢謂此非细事宜諭文武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之美事而又有淺見

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聽　天順日録

○英廟復辟厲精　聖治庶務綜察每覧封疏必得其精或有三字可疑輙取本映日視之曰是磨改者指示左右果然莫不驚伏

○景帝汪妃甚賢　帝欲立懐獻時妃抗不可語　帝曰恐碍監国之称　帝不從汪殊不悦及英廟復辟汪猶在宮中時　憲宗在青宮意極感之门當時事我固詳知嬸嬸信聖哲所以礼之甚恭而奉養極隆汪与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　憲宗言嬸就養於此甚好但居處不相宜嬸當不安乃言于　英考遷之外王府汪至弘治中徙存本丁未生与　景帝齊年　太皇太后歳節亦時邀入叙家人礼汪既出而郡主尚在宮中至憲宗命朝選郡馬主堅不肯行言當一生不嫁　上曰妹不肯

嫁志雖好然終不了後去恐无結果處乃強下嫁王氏

○汪出未久

英廟一日入內祭問太監刘桓曰記得有一玉玲瓏今安在恒言　景帝取入今當在汪所　上遣問汪曰然之又問对如初俄有間於　上言汪之出所携甚夥　上命往撿取得銀廿萬以入蓋汪出時宮中為　憲廟為護持令罄一宮所有悉取自隨故所蓄甚厚於是遂索然矣逮

英廟崩後汪稍〻言於人帶尖有之當時索太急吾謂景雖廢亦嘗為天子七年一條腰何不勝消必欲追取耶且景之天下尚遜而歸之何有于數片玉其第二番索時尖怒而擊碎悉沈之井中也　野記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

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府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无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孳生陪補之法悉与各處茶馬无異養馬之家錐已量免粮差而陪補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予嘗差往畿內及山東河南三処印馬咨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宜為処置一二其最害事者北馬每歲不通滚而孕謂之瓢沙新樂縣一家養此馬毋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已斃矣有司莫悶為理予為疏奏呈于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无詐以馬送驛走遞別給課馬責令孳生以紓民患適該司一一无狀者掌事以予為擾矣而寢之 菽園雜記

○太監王振山西大同人英宗登極即侍左右有功於上之威言无不從正統初太皇太后張氏同听政元老楊士奇楊榮楊溥居輔弼凡朝廷

大事皆自三公處分數年間政治清明為本朝之極盛振每
承 命至文淵閣三公與之言振必立受自
太母上仙楊榮繼死士奇以子稷之故堅卧不出溥惟一人當
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不能自振于是內閣之柄悉為
振所擅生殺予奪盡在其手遂殺諫官劉球去大臣之不附
己者舉朝皆以翁父呼之一日振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
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橫行詣門遥見都御史陳鎰
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中以為
上在步稍後微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蔣遇而問曰
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遼東地圖言畢蔣濛
出圖乃 太宗朝所賞久藏兵科後來圖籍悉歷其上甚多
尋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見
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捶之幾死發極邊充軍振之作威

如此已巳七月振又逼　上親征沙漠八月十六抵大同城下欲　上幸其第倉卒爲虜寇所遮報至科道之官方奏劾振之章遂正其辜復榜示天下云　寓圃雜記

○正統已巳　車駕蒙塵虜勢益熾群情騷然太監金英集廷臣議其事重𥌓嚅久之翰林徐珵元玉謂宜南迁英甚不然之適兵尚于謙奏欲斬南迁之議者衆心遂决　同上

○甲午北征帰自宣府过土木嘗詢問已巳　車駕蒙塵有老百戶云初六軍出関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営建牙初忽有梟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渾河未嘗乾涸至此適涸乃議移営近渾河以就水虜遥見軍馬移動遂舉譟而衝至未及交兵我師頓頓莫能為計相与枕藉于胡馬蹴踏之余矣由是

車駕蒙塵太師英国公兵部某尚書等皆不知所以蓋北虜𠌫

敵必待人動彼始動使我師堅壁不移未必如此之速也先
是大臣亦嘗七奏勸
上班師皆不听蓋王振止之也自是虜酋也先乘勝入寇際畏
障塞驅掠人畜攻陷州縣馳至逼近京師矣諸宦官喜寧本
夷種土木之敗降虜為其鄉導故以后猖獗特甚也于時賴
少保于公內總機宜外修兵政而武強侯楊洪武清侯石亨
又皆戮力捍禦故能保固京師奠安
社稷也近見翰林文臣敘此事謂嘗與虜戰而失利蓋知之未
真抑亦粉飾也歟　菽園雜記
○馮茝字損之慈谿人陰險有謀詩文筆劄皆出人上善談兵
多游公卿間先為李戩以罪謫戍口北昌平侯楊洪喜其銳
假軍功擢為百戶子俊繼為后又進為千戶為忠國石公陷
死遂出入石門下石因用為京衛指揮石敗自投都督曹欽

商議甚密不久欽謀反被擒因捕益寺同謀者法官憐益才欲出之時欽已死惟妻賀氏為証益故為自異見賀加醜詆賀不堪曰憑先生不須多言昔先生与欽坐中堂欽問曰古有官家子弟為天子者乎先生云曹操乃曹節之後終成大事欽大喜命妾佐酒言猶在耳今何諱之深也益遂死語併致極典　寓圃雜記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槩巡撫南直隷用法嚴峻凡豪右之家素為民害者悉被籍其産徙置遠方雖若过甚而小民怨氣一時得伸周文襄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小頗被忻悰有告訐者亦不輕理一訐者而斥公曰大人如何不斈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公從容語之曰胡卿勑書令其祛除民害我勑書只令撫安軍民

朝廷委托不同温頗遺之人服其量

英宗上之下

○錦衣衛指揮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洎王振擅權順乃媚附之振以為爪牙翰林侍講刘球進言權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言願為太常御以事抑順即依振意若拷令招球為此謀常朝挙去支解其體由是人益憚順自府部等憲而下莫敢誰何听其指揮奔競之徒請托者滿門賄賂苞苴給死屈日振益寵愛之洎振土木之敗衆情切齒劾其擅權悞国状大順猶回護當闕樓言衆怒不可忍直言捽之乱歐至死人情始快順体肥鬆其屍于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不什衆欲沒其産為中官沮之可為附權者之戒 天順日録

○自振專權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凶狠愈甚且諱
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
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処山崩壓殺人家数十戶一
処山移有声吼三日移数里不敢詳奏又黄河改往東流於
海濟沒人家千余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
而尽又南京殿宇亦為火毀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荊棘
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過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寇
乘機大举犯边声息甚急日報数十次已巳秋七月振不与
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了与驗
封郎中趙敏謂屬勢猖獗○駕不可出自于家宰乃約大臣
上章留之不從明日○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
扈從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

虎臯札營方一鼓即彪驚而以為不詳明日过居庸關又明
日过懷来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洶々声息愈
急隨○㑹文武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略陣明日當过雞
鳴山而皆危懼死不嘆息怨恨者乎不勝其怨而三五御史
敛謂令○天子蒙塵六軍衰氣无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
之加捽而碎其首于○㑹前数其奸權誤国之罪即遣將領
兵詣大同而○㑹可回也欲謀于英國公不得間覓行人々
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粮矣方秋禾稼徧野所过一空将至
大同僵尸滿路寇亦開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
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
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畜驚懼甚又連日雷雨不止过宣
府寇追至明日于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万兵
迎之勇無謀冒入鷂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

尽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地至二丈深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撥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无一人与鬥俱解去衣以待死 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于殺二十余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為胡人所得滿載而帰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于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于望外況

乘輿為其所獲豈偶然哉

○己巳之変徐元玉亦有時名亦鋭意功業太監金英趣問計以南遷對英怫然不悦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築京師外城壕為太監興安所鄙二事似皆未為得也 天順日録

○英宗在虜廷未嘗少沮降辭色丞敬无數虜以女入侍不受

虜服不敢少失臣礼僭大常
乘輿所止穹廬雪不凝虜亦異之往覘
上天容穆然危坐亦无懼色咸拯嘆效順之誠益篤寓野記
○北狩時衣錦衣彬劳力特著也皆知之又有沙狐狸亦衛上
在侍嘗以乏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晓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
中國惟　皇帝飲食称為御膳也先嗌指称羨以我中華君
臣雖在蒙塵其礼犹如此耶乃与之六羊令自致行在盖又
以測沙之強弱智愚沙即裂其衣聯革帶為長條二各縶三
羊擔着兩肩而行也先已異之復令人覘沙行数里始至
上前叩頭復命置羊復出数里外取水返又出数里取薪菓每
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无事任沙
告之又問汝僻后至此耶亦故随　駕者耶沙曰偶随来耳
又問中國如尔比者几沙曰十萬勝我者若更勝而至精者

若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尔等輩来迎　駕耶沙曰先
是往征東南某国未旋耳回即来此矣也先聞言頗心動及
駕旋沙不及從留虜中虜授以士卒為頭目浸用事積力已雄
納婦生子為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部曲至朶顏三衛市
馬如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来訪得其子因密語之令輸情
於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遂帰明年朝廷多益兵衛之其子以聞
上允且深閟之如期果至見我軍及其子已諭意徑揮其屬偕
然南趍暨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且甚富至京師
入見
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司上下莫有識之不敢决沙曰
是固有証
先帝頒賞賜我一綉裹且曰此固㜷々手製也今裹故在乞賜
㜷々驗之所司取以進

大皇太后覧之曰此真老爺物也
上乃授以某衛千户賜宅一區　對記
○己巳之变郭忠武登守大同嘗效勞烈自是年秋至明年夏
与寇相拒大小数十百戦未嘗挫衂斬捕充弄初西寧侯宋
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没○上班師將旋○駕郭敬有陳兪
不能自達乃告学士曹鼐張益宜从紫荊関返鼐益曰然即
當入奏既而行営果入復紫荊郭以爲得請矣俄从折而東
繞四十余里耳蓋竟从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
○己巳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十余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賄至即帰○駕郭定襄登閉門不
納○上皇傳旨曰朕与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
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袁斌以頭觸門
大呼廣寧伯刘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駕云

上皇廻鑾瑄与焉○朝見○上皇特嘉劳瑄久之至
上皇復辟即擢瑄為工部侍郎登止尊爵降守甘州而已
○定襄謀以死士七十余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乃乘擁
駕还召而与之盟約事成酬以一品之禄敗則族誅之士皆用
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未審其的虜
擁○乘輿登陴臨視諸臣在城下朝○上虜以長刀簇一虜
燒羊於銛端啖趙尚書趙徑開喉仰接而吞之虜驚嘆指
曰好漢ヒヒ
○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衛官旗軍
舍人等三百二十五万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实有一百六
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
十四員名馬駝騾騍牛廿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匹頭隻实有
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匹事故一万九百六十八匹盖

官軍守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員名實有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千三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并所屬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五十六員名實有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騾守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匹頭隻實有二萬五百一十二匹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匹頭隻五府并所屬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事故八千六百六十匹頭隻今休養番息之久其數何如也

○興安侯徐亨正統中守關一日御史張文昌語及時將徐云以亨觀今之將官无一人可當　朝廷大事者御史問曰今揔戎成國公何如曰独虜視之嬰兒耳又舉得時名二边將問之曰彼何嘗當大敵瑣瑣僅得名耳曰其必為公曰我非

其人曰然則為誰曰无如英國公屡典大兵且威嚴勝將校
无敢犯可赴水火公為大將彼有時名者為之偏裨所向无
前而彼亦可以備他日之用也

○弋謙代州人累任顯官有声
仁廟時歳己巳布衣走闕下疏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致仕指揮
甯　真定同知阮迁十三人皆奇才可用適報虜酋也先犯
紫荊口時石亨為將倚重借于尚書治兵土城外市議欲以
通副亨召謙等至左順門諭辞不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
不能也謙則力言專用通而導之再四兩人持論牢不可動
爭遂已六科開謙負重名　奏留之由是亦不報使通等拒
稍却則皆任用矣后通雖復用亦无大过人者不久竟卒謙
亦累建白語侵時貴亦不久卒

○己巳虜騎之薄都城朝野汹汹　廷議有以南迁為言者盖

亦寇準所非王欽若之議耳太監金英一日宣言於衆曰死
則君臣當一處死耳有以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明日監察御史于謙上疏及論茲事因
又 諭旨禁飭焉
○真定遞卒獲一人為虜語甚悉以為先被虜見係虜酋也先
將窺臨清使我等從宣府边關入住城中數日而今抵此蓋
先為偵伺耳守臣以 聞兵部奏虜酋為計至此宜急遣廷
臣豫備紫荊等關口因薦郎中陳汝言陳金等堪是任
詔止治備而已都察院○奏宣府守臣不覺察當罪使也先歎
其首將携去久矣於是特○命錦衣衛押其人至宣府会巡
按御史勘問所主之家御史淶水張鵬心疑其事百方鞫之
一夕得其實蓋平定州故刑部郎中奴在○京師以貿易習靈
語不事作業被捶楚潛歷於外妄為此言彼還者遂而付會

之耳此雖一事而當道之張皇內批之鎮靜得体御史之明
决能任事皆可記者
○廬都御史席在边以虜使入境節省供給為中貴人所毀得
罪下獄或謂廬本為公家以捐惕文斂公曰事故有輕重使
吝者小費而边患或生則所費誠不貲矣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殿下駕御午門左門言官大
臣次第宣劾王振罪有
旨朝廷當别有處衆心豁憤叫號不已長史儀公造 膝前免
冠有言於是衆皆免冠長號已而有○旨急籍王振守家然
呼号不辨人声不能皆所聞惟儀公長号膝行而前去絶服
絶咫尺忽王給中竑衆起捽馬順至
上前曰奸臣黨在是於是
傷起門掩一関聞足履之下尸暴血流矣百官稍退惟上直宦

衛官候左掖門譁云尚有汪長隨毛長隨在少頃校尉捽兩人送錦衣衛甫出左掖軍衛官捶死之矣蓋駕既行使人於門内伺外何為而惟聞此言以為出自百官殊不知因　大駕出尤嚴禁門兩長隨日事鞭笞最結怨于軍衛而殺兩人者直軍非百官也初尸血漬砌石門官呼水滌之儀公曰不滌可也留与作樣子門官不能答儀公氣亦足多云　野記

○正統十四年秋虜逼京城　朝廷以内閣政機重繁欲增一二人而未得時錦衣劉指揮使素善徐珵薦于金太監乃召至左順門問計徐甚言城不可守必須南迁東内臣皆叱詈之而徐力主前議至泣下請瑣ヒ不已金乃命人扶出之江時宜先生直於左掖門問曰如何徐曰吾主南迁不合矣江入倡言固守之策遂見称賞命入閣既而徐累被薦皆不允一

日徐為芳洲推一命狀侑以玉帶一束謁於芳洲先生曰推

先生命玉帶當至矣故敢以献先生納之乃教徐易名庶

朝廷忘前議而薦可乞於是更名有貞他日張秋河決徐欲往

治進官商先生託王公度請內閣李之遂陞僉都至景泰丙

子十二月修河訖還 上召詣御前慰勞給賞陞副都有貞

又求芳洲李其入閣不得乃潛告石亨等

上有疾密面李事踰歲春正月遂以迎 復功進閣坐芳洲諸

公以不軌榜示天下且私報商先生云我死奈何回互只得

置足下於末其亦可謂蜜口腹劍者歟 瑣綴錄

○正統十四年 駕陷也先以 朝廷盛布囊欲使群騎蹂躪

忽一雷擊死也先所乘馬遂設一帳祀處之日仍進膳又雪

夜令人行刺者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此言出於

錦衣之口必的 客座新聞

○嘗有人臨刑以三覆奏得免或問當此時自覺心神如何云已皆然無所之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才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魂而所見面縛者其身也觀此則世俗落魂之說信有之矣　菽園雜記

○李文達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外令人請說話文達公語云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顧問之地其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邪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歿后有事司礼監只令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不至矣內閣体势之輕又非前比　同上

附錄

○正統間澹然陳公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人品高欲致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巡撫南畿時亦在京進謁中貴知其与澹然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詣澹然公以其意達之澹然公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礼幣彼将謁謝矣中貴然之乃遣人致綵段羊酒求书程子四箴澹然公為走筆书之而返还其礼幣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八年更不迁轉于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郊外農談

○定襄侯郭公登守大同初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没　上班将旅駕公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李士曹岳張益宜從紫荊関返駕岳曰然即當入奏既而行营果入紫荊

公以為得請矣俄復折而東才四十餘里耳蓋竟從居庸也
未入而蒙塵矣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千餘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納欵則即歸駕公閉門大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
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廣寧伯
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有所獻瑄无効力及如
約以賄往虜咲不俟竟擁
駕去初公守大同嘗創傷之餘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
已意設為撓地龍飛天綱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
行如履平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撓自相濺撞頃刻十餘里
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以
為神云　近代名臣錄

孫桐衷談卷之五